



李娃傳

虞初志六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
奇有足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
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
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
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
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

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

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言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

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邪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

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裔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

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
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
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
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
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童持雙縑請以
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
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
其踈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

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
目綈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
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美談
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
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
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
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
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

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
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
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
焉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
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
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
日會其倡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
乃鬻俊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

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篤他日娃謂
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
神者報應如嚮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
不之悞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
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
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
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
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

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
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
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
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
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
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
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
而不答以他言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

頃有一人鞞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
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
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
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
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
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
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
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

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
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
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
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
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
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
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
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

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
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日昨暮至此何
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
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
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
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
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
其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

闔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枵
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令執褊帷
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
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
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
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
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
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迺

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
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
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
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
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
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
集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
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

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廼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笏而至卽

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嚮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

一、一、主覲焉有老豎卽生乳母

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
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
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
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
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
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
矣豎懷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
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

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
父責曰志行若此汙辱吾門何施面目
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
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
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嫖者
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
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
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
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
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
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結縵
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
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
周遊麴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
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

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
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
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
呼饑凍之甚音嚮悽切所不忍聽娃自
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
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
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
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

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
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
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
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歛容却睜曰不然
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
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
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
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
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
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
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
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
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
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
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

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
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
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
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
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
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相曩
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
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

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
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
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
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
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
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
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
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

欽柅喜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
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
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
鄙不侔於他士當礮淬利器以求再捷
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生繇是益
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
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
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

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
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
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
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
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
送子涉江至於劔門當令我迴生許諾
月餘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
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使浹

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

臘婦道甚脩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薨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大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

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
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
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
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
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嘆聽
命余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
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李娃傳終

叛臣辱婦每出於名門而伶工
賤女乃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
彝之良有不間邪觀夫項王悲歌
虞姬刎石崇赤族綠珠墜建封卒
官盼盼死祿山作逆雷清慟昭宗
被賊宮姬蔽少游謫死楚伎經若
是者誠出天性之所安固非激以
于名也至於娃之守志不亂卒相

其夫以底於榮美則尤人所難鳴
呼倡也猶然士乎可以知所勉矣

鳳橋別墅

楊娼傳

虞初志六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
復以治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
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
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
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
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
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

幼貴淫喜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而無歇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

病甚恩得善捧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体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從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湏其至當歿之沸鬲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

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
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
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
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
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
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
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
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
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
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楊娼傳終

無雙傳

虞初志七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
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
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
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
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
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
可知也恨不見昏宦無雙端麗慧聰我

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
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
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
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
孤子如此宜求婚媾以廣後嗣無雙長
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
邪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
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致于

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
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
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
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嚮囊橐得錢
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
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
生日市新竒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

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
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
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
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
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
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
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
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

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
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
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
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
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
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
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

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
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肩
鑠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
門門亦鑠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
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
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
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

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
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
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
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
三年後知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
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
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

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
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
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
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
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
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
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
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
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
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
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
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
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
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

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
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
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
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
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
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
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
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

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
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
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
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
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
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
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
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

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
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
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
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梅下取書送郎
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
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
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
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

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
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
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
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
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
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
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

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押衙門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
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
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
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
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
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
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

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
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
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
限邪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
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
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
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
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

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
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
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
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
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
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
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
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

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
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
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
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
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
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
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
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今採蘋

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今自盡
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
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
昇箠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
匆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
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
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
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

四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
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
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若
罕有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
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
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
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
哉

無雙傳畢

無雙傳

